

罪
惟
錄

五
五

學

堂

集

卷

罪惟錄列傳卷之二十九

宦寺列傳總論

國初嚴自宮之律。罪至死。及其家。其隣其里老。其諸隱遠之者。於是著令。不得通文義。洒掃傳宣外。毋許預政典兵。俸減至月一石。洪武五年。復申前禁。有內侍偶語次外朝。立遣回籍。不須。十七年。復勅。內官勿聞外事。諸司毋與內官文移往來。當令九部裁定黜陟之法。不傳大率。請難後。權璫惡其害已。去其籍。于是諸監宅無所稟。繩但有奉管。至司禮監而止。夫司禮誰屬乎。其出在名下。終身不敢二也。太宗之任諸閹。主兵監營。出鎮坐殿。後代奉此。以為

祖訓而初祖訓則獲視之勢有萬不能復古者
始予特遣館臣入初閣然則因緣根蒂豈止文移往來
而已設使不解文義即寵尊不能矯五指以行諸文書亦
未易悉以還其本然而魏逆故不識字盡毒最深則識
字者予之日夜聞通居然博聞強記高皇帝讀史至唐
朝思為之警心動目豈知末祀受敗率由此歷朝諸童中
或不無端謹勤勞然使此輩見德不可見功不可知
見不德無功而見為有功其可乎提自典兵最甚以至煙
理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無不預迨其後
力與掌璽分罪手環故君不同嬖倖強快歷墮元子不恤

矯誼傳奉。盡屠義類。不預二百八十年。興安章吉等。不過
數楮。其若雲奇。王承恩。與又祖訓之。所不敢望者。我按表
忠祠。西附祀。載有內臣。胡伯顏。敗寔相傳。致命遜國之
日者。尚未詳考。又按史餘所載。中人當刑。無斬首律。國初
止剥皮凌遲二條。以刑餘加等。當極刑也。祖訓刑部有案內
司。不知何時剗去。要之正統中。監振時。已無祖訓可據。夫
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閤寺。西漢之制。以丞相監宮中。宋人循
周漢之遺。以宦官制屬於宰相樞密。故內侍任守中有罪。韓魏
公得以撤召而議貶。近如果彥俊言利僕射葉顥得以逮至政
事堂叱責之。終宋無專制者。視周漢有加。

金声桓刘一鵬汤執中刘文煜余应桂何弘得郭天才李士奇彭述凱

王士華朱三吳聖兆李奎我武功吳著莘士人著妻沈氏沈廷揚李成棟養子

元胤妻妻養子李建捷周朝華環舒忠儼郝尚允諸侯遠失不見

官寺列傳上

杜安道

李善胡清董良趙成而聶慶童

杜安道者以鑄工侍太祖肩衛授尚冠郎改御用監國初外臣入領內職惟安道一人而中官任外衛則初置定遠牧監以李善為監副胡清董良為御長安道在上左右數十年上與諸大臣帷幄計議安道必預知惟鎮密不外泄遇諸大臣前獨一揖不啟口輒退出內庭行步可數後遷出為光祿寺卿又內使趙成八年奉命市馬河州二十五年尚膳監而耳聶司禮監慶童亦出市馬陝西河州等衛公里諸公馬茶給之內臣出使即

論曰、不

而典中、

具名、

後世

年安

外街出使、

則無不孝、

善趙成、

為口寔也、

洪武中、

內官之

禁甚嚴、

而所見、

任用如此、

願走命、

禁甚嚴、

而所見、

任用如此、

願走命、

惟謹、

果命、

如無其人、

禁甚嚴、

而所見、

任用如此、

願走命、

禁甚嚴、

而所見、

任用如此、

願走命、

惟謹、

果命、

如無其人、

禁甚嚴、

而所見、

任用如此、

願走命、

禁甚嚴、

而所見、

任用如此、

願走命、

惟謹、

果命、

如無其人、

禁甚嚴、

而所見、

任用如此、

願走命、

禁甚嚴、

而所見、

任用如此、

願走命、

惟謹、

果命、

如無其人、

禁甚嚴、

而所見、

任用如此、

願走命、

禁甚嚴、

而所見、

任用如此、

願走命、

惟謹、

果命、

如無其人、

禁甚嚴、

而所見、

任用如此、

願走命、

禁甚嚴、

而所見、

任用如此、

願走命、

惟謹、

果命、

如無其人、

禁甚嚴、

而所見、

任用如此、

願走命、

禁甚嚴、

而所見、

任用如此、

願走命、

惟謹、

果命、

如無其人、

禁甚嚴、

而所見、

任用如此、

願走命、

雲奇

雲奇南粵人。洪武中，右丞胡惟庸邀上幸其第，觀醴泉。奇以內監守西華門，刺知惟庸且謀不測，交觸上輦言狀。氣勃悍，舌駛不能達，上怒其不敬。左右撻之，折其右臂，垂斃。手猶奮指賊臣家，上驚，尋以御史中丞涂節告密，遣人圍惟庸第。云得壯士衷甲，咸伏屏帷間，及召奇，云已死。上悼之，贈左少監，賜葬鍾山，給洒掃戶六人。嘉靖中，贈太監。論曰：罪惟庸以不軌甚之，云爾。從兵間久，竊柄太重，內外疑之。夫雲奇奮指何遂，預知衷甲以待至，謂登城望見，慶如駕，豈聞門公事安得暴露如此。且涂節之告已

移時矣。猶伏屏帳間。何拙也。豈至尊無衛。一至此乎。當時雲奇或習知吳右丞不敬。勸帝輦勿臨其室。是其誠執事。尔不必果有其迹也。

中書省。元初。以。其。不。敬。帝。輦。勿。臨。其。室。是。其。誠。執。事。尔。不。必。果。有。其。迹。也。

鄭和 孟驥李謙雲祥田嘉禾王彥

王安 馬靖李進馬雲李興王琮李達阮安沐敬

劉永誠

鄭和初名三保雲南人與西番人孟驥初名添兒滇人李謙初名保兒胡人雲祥初名猛哥田嘉禾初名哈喇帖木兒而狗兒者為王彥燕王時皆以閹從起兵有功後皆賜姓名而彥最敢戰先登八國後皆授太監或言建文帝出走外爨上欲踪跡之永樂四年乃遣太監鄭和為使貳以侯顯擇舌人馬歡輩從行帥舟師三萬七千人發福州五年門行賚西洋右里滿刺諸番凡至二十餘國往返幾且三十年自占城東南通國十數蘓門最遠自蘓門通國六七

柯枝最遠。日柯枝通國六七。天方最遠。而天堂印度諸國亦在職方。宣威海外。一破國都。所擄逆命。三。擄大盜酋。採取未名之寶。以巨萬計。內臣之事。征外國。自和始。王安女直人。初名不花都。亦從鄭和等。從燕起兵有功。永樂八年。令安監視京營。自是王彥、鄭和反。脫人相繼。預京營監視。自安始。時又有馬靖者。巡視北南。與西寧侯宋琥協鎮。則內臣出鎮。自靖始。太宗晚年。急欲聞外事。始創置東廠。令刺大小事。以聞。於是諸貴人駸用事。然上故英睿。諸貴人稍踰軼。立付囚繫。時有李進奉使山西。採天花。上聞其不法。遣兩御史械還。有從府尹何寶私索工匠。下錦

衣衛訊治。并召賢責之。然繼鄭和而出使外國者。又有李興。以內官監奉勅往勞暹羅。後又使王琮同給事中畢進冊封占臘。李達同員外陳誠窮使西域。而洪熙初鄭和復守脩南京留都有守。脩自和始。成祖崩榆木川。大監馬雲與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定議秘不發喪。而御馬監少監海壽馳訃太子。

阮安者交趾人。一名阿留頗清忠。成祖草創燕都。安以太監任之。規畫頗當。工曹諸屬率拱手受成。先後賜予極富。悉輸工作。私橐無十金之蓄。景泰中出治張秋河卒。沐敬係建文朝太監。性慇直。從成祖征阿魯台。師老塞。

外數勸上班師。上斥之曰：「反蠻敬仰視上。」曰：「反蠻固不知誰是。」上命曳出斬之。敬自若。上徐曰：「我家養人，安得皆若奴釋之，尋亦旋蹕。」

劉永誠，太監，性忠謹，習騎射。三扈成祖，兵間有功。後歷西陲大鎮，凡總京營兵十年。諸從軍為指揮千戶者數人，以姪聚為後軍左都督，襲封其高曾祖，而不及父。成化初，聚以西鹵功，用曹欽昭武伯例，封寧晉伯。永誠卒，上議欲追贈伯爵，內閣力爭曰：「祖宗成憲，具在。敢違之乎？」事得寢，不行。

論曰：明累朝率中貴用事，百職咸仰氣息，恐後遂至殿

固不能為天子下一人。則皆自太宗時始之矣。燕初起。不
可為名士大夫多。縮匿而諸閭。無所顧惜。且又多域外
人。文皇既借其鋒。便不能如祖訓云。勢使然也。和之
專征外國。安之監視京營。靖之協鎮三邊。因而刺事東
裔。出守留都。分蔭弟姪。至於規畫營造。不足論矣。嗟阮
安之素無貯金沐敬。以加請回蹕。此輩中幾人哉。

劉順

劉順小字馬兒。燕王初起，亦與有功。歷英廟時，為御馬監。或言其弟某鎮西陲，且反，上以疏示順。且大發兵，順曰：「無庸。」當令其自裁。報命，乃奉單詞至彼。先叙家人歡，尋以義責其無禮。弟輒自縊。順以暴疾聞，歸朝。請閒曰：「奴逆黨也，不可復事。」竟以壽終。

論曰：順弟不必有逆命事。或驕擅有之，觀其以順言，輒自裁。若此，命猶恭帝命也。果思弄潢池起，豈數語能定之乎？或云有甲士行勒之尔，然不聞言變得寔一事。